

冯梦龙·金瓶梅·张竹坡

陈昌恒 著



武汉出版社

冯梦龙 · 金瓶梅 · 张竹坡

陈昌恒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冯梦龙·金瓶梅·张竹坡

© 陈昌恒 著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石首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875 印张 字数 330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10 元

*

ISBN7—5430—1308—8/I·17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毛泽东的读书生活》,24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毛泽东:1961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毛泽东的读书生活》,22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序

王先霏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自撰写的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以家庭市井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非常特出的一部作品，早已引起广泛的兴趣。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是该书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冯梦龙是明代后期杰出的小说家、戏曲作家、民歌和民间故事的收集者与整理者，有着多方面的成就。《金瓶梅》的创作、流传和冯梦龙的文学活动是明代中晚期出现的有鲜明时代色彩和深厚而复杂的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但历来很少有学者把二者联系起来，更没有人深入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认为冯梦龙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在前此发表的论文中为这一论断作了初步论述，并且已经引起了学术界一定的反响。本书不仅进一步作了相当细密的考证，而且从文化品格、文学思想、作品风貌等方面论证《金瓶梅》与冯梦龙其人其文的共同特征，将已知为冯氏编著的19种作品与《金瓶梅》逐一对照，这样，

就在《金瓶梅》研究和冯梦龙研究上同时开拓了新的思路。可以设想,有不少研究者并不赞同《金瓶梅》为冯梦龙所作这一结论;对他们来说,本书的翔实材料和新鲜见解,也是有激发力和启悟力的。

张竹坡是最早对《金瓶梅》全书作细致评论的人,他对《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作了很高评价,有助于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本书作者十多年前即对张氏评点下大功夫深入研究,本书下编内容对梳理《金瓶梅》研究史是很有意义的。

明代后期至清代初期,中国古代文化开始了向近代文化的缓慢转变,传统的伦理观念、审美观念渐渐动摇,新的观念从重重压抑下滋生发育。解剖冯梦龙与《金瓶梅》、张竹坡与《金瓶梅》之间的奥妙关系,可以有助于揭示这一重要文化转型的内在机制与种种轨迹。今天,在两个世纪交接中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国,也在发生另一种新的文化转型。研究历史上的转型,探析其间得失利害,可以提高今天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这也是我乐于向读者推荐本书的出发点。

1992. 10. 13 于武昌桂子山

序

黄清泉

将冯梦龙、张竹坡与《金瓶梅》联系起来研究，是从大量材料出发的一种全新的构想与角度，具有理论价值与学术价值，将会促进冯梦龙、张竹坡的理论研究，促进《金瓶梅》的多元文化品格研究，从而拓宽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金瓶梅》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内在走向与创作转变，其中有不少带规律性的现象值得研究总结。从这方面说，本书不仅对小说史、小说批评史，而且对文学史、文化史、民俗学、文论史研究也有所裨益，对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也很有意义。陈昌恒同志从80年以来，执着于研究《金瓶梅》，并陆续发表系列论文，被视为有创见的“一家之言”，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他基础扎实，又积累有丰赡材料。本书的出版将会取得预期效果。

1992. 10. 18 于华中师大中文系

· 目 录 ·

序 王先霭

序 黄清泉

上编 《金瓶梅》与冯梦龙

- 一 “王世贞说”质疑..... (3)
- 二 “嘉靖大名士说”缘于“世庙钜公说” (10)
- 三 东吴弄珠客即冯梦龙的化名 (17)
- 四 兰陵笑笑生、欣欣子、甘公亦为冯梦龙的化名 (23)
- 五 冯梦龙化名的缘由 (32)
- 六 关于冯梦龙创作《金瓶梅》三个阶段的推测 (38)
- 七 冯梦龙与刘承禧家“全本”《金瓶梅》 (63)
- 八 冯梦龙生平、主要著述、化名总览表 (69)
- 九 冯梦龙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 (76)
- 十 冯梦龙创作《金瓶梅》的思想基础 (99)
- 十一 冯梦龙创作《金瓶梅》的文学基础..... (113)
- 十二 冯梦龙的著述与《金瓶梅》..... (119)
 - (一)《童痴一弄·挂枝儿》、《童痴二弄·山歌》、《夹竹桃顶针千家诗·山歌》与《金瓶梅》 (119)
 - (二)三言与《金瓶梅》..... (137)
 - (三)冯梦龙等人伪纂的《水浒传》与《金瓶梅》..... (169)

(四)《情史类略》与《金瓶梅》	(179)
(五)《墨憨斋订本传奇》与《金瓶梅》	(200)
(六)《古今谭概》与《金瓶梅》	(206)
(七)《智囊》、《智囊补》与《金瓶梅》	(216)
(八)《太平广记钞》与《金瓶梅》	(222)
(九)《太霞新奏》与《金瓶梅》	(225)
(十)《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与《金瓶梅》	(228)
(十一)《和许琰〈绝句诗〉》与《金瓶梅》	(230)
(十二)《寿宁待志》与《金瓶梅》	(232)
(十三)《七乐斋稿》与《金瓶梅》	(235)
(十四)《批评北宋三遂新平妖传》与《金瓶梅》	(236)

下编 《金瓶梅》与张竹坡

一 张竹坡的生平及思想品格	(247)
二 张竹坡的小说创作论	(255)
(一)“西门典型尚在”	(256)
(二)“为众脚色摹神”	(258)
(三)“而并恶及其出身之处”	(263)
(四)“足完鞋子神理”	(266)
(五)“入世最深 方能为众脚色摹神”	(277)
(六)“现身说法”	(280)
(七)“而因一人写及一县”	(286)
(八)“而作移言 以泄其愤”	(289)
(九)“特特错乱其年谱”	(296)
(十)“无不眼中有一妇人也”	(297)
(十一)“危机相倚 如层波叠起”	(299)
(十二)“千百人总合一传”	(300)
三 张竹坡的小说批评观	(318)
(一)小说批评也是一种文学创作活动	(319)
(二)小说批评要仔细斟酌字句的奥妙	(321)
(三)小说批评要把握文本的整体	(322)

(四)小说批评应谨防感受速误·····	(323)
(五)小说批评的方法应因书而异·····	(324)
(六)小说批评家的情感渗透·····	(325)
(七)小说批评尤要注重人物形象的分析·····	(327)
(八)阐发人物名号的深刻寓意·····	(327)
(九)小说批评要艺术地把握住小说中的时空·····	(330)
(十)小说批评要把握住人物之间的关系·····	(331)
(十一)圆形批评法·····	(334)

附录 解放前的部分书、刊关于《金瓶梅》的作 者、思想性及艺术性的资料摘要·····	(337)
--	-------

后 记·····	(363)
----------	-------

上 编

《金瓶梅》与冯梦龙

在封建社会,小说长期以来被视为“小道”、“异端”,或是稗官野史之作,或是“不经”资料的杂拌。与“大达”相较,小说“而言皆琐碎,事必从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①因此,它只能名曰:“小说”,决不能登“大雅之堂”。

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命运之蹇蹇者,又无过于《金瓶梅》。自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袁宏道披露此书以来,历代文人围绕这部小说争论不休,“奇书”说与“淫书”说时起时落。然而更可悲的是,大家不仅不知道《金瓶梅》的作者,甚至连他用的假名也无人知道,即使是大名鼎鼎的《金瓶梅》的评点者张竹坡,也闹出了李笠翁著《金瓶梅》的笑话。直到1931年,在山西省介休县才发现此书全名为《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金瓶梅》),才知道作者的假名为“兰陵笑笑生”。于是作者真名的探讨,成了“金学界”的热门话题,直到今天,仍在高温不下。

一 “王世贞说”质疑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②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客观指的是创作源泉,即作家在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中所积累的生活印象。主观指作家的创作个性,即作家对生活印象独特的艺术发现与艺术表现的能力。以再现生活本来面目为特质的现实主义小说,其散发浓烈生活气息的细节、场面、情节、人物命运的描写,与作家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艺术典型性与思想倾向性,又与作家独特的审美发现、审美传达能力相一致。因此,“金学”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多角度的探讨,将会给《金瓶梅》这部天下第一奇书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的评析,提供一

^① 刘知几:《史通·杂述》。

^②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1卷,第4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版。

些重要而有价值的参照物。至于影响较大的“王世贞说”，认为《金瓶梅》是王世贞暗刺严世蕃而作，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美刺”，是我国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源于《诗经》与《楚辞》。作为现实主义源头的《诗经》，其“美刺”特点十分明显。就“国风”而言，“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就“雅”而言，“家父作诵，以究王讟”（《小雅·节南山》）；“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允矣君分，展也大成”（《小雅·车攻》）。就“颂”而言，其中溢美成分更为露骨；“噫嘻成王，既昭假尔”（《周颂·噫嘻》）；“于铄王师，遵养时晦”（《周颂·酌》）。作为浪漫主义源头的楚辞，尤其是《离骚》，其“美刺”特点更是俯拾皆是。就“美”来说，有“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就“怨”来说，有“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就“刺”而言，有“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文学创作是文学批评的基础，是文学批评的理论的依据。在《诗经》与《楚辞》的优良创作传统基础之上，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亦随之也形成了“美刺”说，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到毛诗大序的“六义”说，都注重从“美”与“刺”两方面评论作品。这种批评法，一是注重作品的真实性，二是注重作品的情感性，三是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这对肯定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真理与谬误往往只有一步之隔。后世不少的文学批评运用“影射”说来对文学作品品头论足，把文学的真实性混同于生活的真实性，其结果是否定了文学作品的三大品性，强加上了庸俗性。究其原因，是将文学的艺术真实性等同于生活的自然形态性。由于小说、戏剧更贴进了现实生活和社会人生，所以“影射”说引申出来的文学批评更是令人啼笑皆非。关于汤显祖的《牡丹亭》，各种猜测之说不脛而走。蒋士铨在《汤显祖传》说：“汤显祖，年二十一，举于乡，忤陈继儒，遂以媒孽下第。”赵吉士在《寄园奇所寄》中也认为是“陈眉公负肥遁重名，汤公若士知其人，素轻之，不与浹洽。”顾公燮在《销夏闲记摘抄》中说汤显祖“其创作《还魂记》传奇，凭空结撰，污蔑闺闼，内有陈斋长，即指眉公。”这些穿凿之说，竟置

陈继儒在《王季重批点牡丹亭题词》中极力赞赏《牡丹亭》的事实而不顾，完全不符合人情事理。另有一种“刺王县阳”说。徐树丕在《识小录》中说“汤若士素恨太仓阳公，此传奇杜丽娘之死而更生以况县阳子，而平章则暗景阳公。”须知王县阳“守贞入道”，全是遵照封建社会中的妇规行事，而杜丽娘则是背叛封建礼教，生而死、死而生地执着追求爱情，哪有影射之意？还有人认为《牡丹亭》是讽刺张居正的。焦循在《剧说》中认为张居正想笼络汤显祖，“汤临川独不往，”于是用“吊打”、“钦定”两出戏来诋讪张居正。而事实上，在“吊打”中，杜宝并无拉拢柳梦梅之意，倒是柳梦梅想高攀杜宝。还有的认为：“杜安抚者，盖指洛为经略也。洛家近畿，而杜陵最近长安，曰去天尺五，故以为比也。岭南柳梦梅者，遵箴广西人。柳州在广西，故云柳，又曰：“岭南人也。”^①“洛”即郑洛，此人为谋求经略要职，不惜以女儿来行贿广西人蒋遵箴，使“女至奥粤，不久而卒。”但是《牡丹亭》中杜宝虽恪守封建礼教，却有政绩军功，郑洛人品又何能与村宝相比？再说蒋遵箴娶郑洛女，全凭文选郎中的权势，无点滴爱情可言。而柳梦梅与杜丽娘完全出于真心相爱，实为自由结合，又怎能说柳梦梅是影射蒋遵箴的呢？以上这些影射说，牵强附会竟到了完全不顾事实的地步，毫无文学批评的价值。

至于《琵琶记》的“影射”说则更为离奇。据明代田艺蘅的《留青日札》记载：“有王四者，以学闻。则诚与之友善，劝之仕。登第后，即弃其妻而赘于太师不花家。则诚悔之，因作此《记》以讽谏。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为王四云耳。元人呼牛为‘不花’，故谓之牛太师；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帝微时，尝奇此戏。及登极，召则诚，以疾辞。使者以《记》进上，上览之，曰：‘五经、四书在民间，譬诸五谷不可无，此《记》乃珍羞之属，俎豆之间亦不可少也。’于是捕王四，置之极刑。”清代褚人获在《坚匏集》中亦记载此事。无知者根据“琵琶”上的四“王”字，杜撰出了一个汤显祖以《琵琶记》讽刺昔日好友王四贪富贵而弃前妻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否定了《琵琶记》的艺术虚构性，而且使现实中一个真名王四

^① 《曲海总目提要》，卷六，《还魂记》条。

的普通人受屈惨死，其荒唐竟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王世贞作《金瓶梅》以刺严世蕃的“影射”说，亦属类似上述的错误结论。此说缘起于沈德符，他在《万历野获编》认为：“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勳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继后宋起凤则略加渲染：“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诨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尉陆阴谋孽之，置于法，弇洲愤懑恣度，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诸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饭食服用，以至杂俳戏嫖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① 宋起凤的这一杜撰，将《金瓶梅》的作者由王世贞扩大到王世贞的门人，为后世的“王世贞及其门人说”的立论依据。清初谢颐也认为《金瓶梅》作者或是王世贞，或是其门人。^② 清代顾公燮以此进行想象与虚构，使“王世贞说”更变得振振有词：

太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忬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贗者以献。先是，忬巡抚两浙，遇裨工汤姓，流落不偶，携之归，装潢书画，旋荐于世蕃。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世蕃志甚，而亦鄙汤之为，不复重用。会俺答入寇大同，忬方总督蓟辽，耶懋卿嗾御史方辂劾忬御边无术。遂见杀。后范长白公（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莫怀古，盖戒人勿怀古董也。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钞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

① 《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卷3，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谢颐：《叙》，《第一奇书金瓶梅》，康熙乙亥本。

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阉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做伤脚迹，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寤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顾公燮《销夏闲记》

这个记载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真是编造得活灵活现。无怪乎后人越传越奇，越传越信，致使“王世贞说”几乎成了不刊之论，至今仍有人据此撰文立论，寻根竟委。可是，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其中的破绽。《金瓶梅》百回大书，洋洋 80 余万，王世贞数日间根本写不出来。若按常情而论，别说虚拟人物，设置情节，安排结构，数日之间完不成，就是抄现成的书稿也抄不出来，更何况是享誉海内外的“第一奇书”《金瓶梅》呢？再说竹坡才子关于《金瓶梅》的近 20 万字的评点，也花了十几天的时间，而创作一部 80 余万字的《金瓶梅》，反倒只用了几天的时间，这有可能吗？伪造者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尽管谎言编得天花乱坠，天衣无缝，却总难免露出马脚，令人捧腹大笑。《销夏闲记》中说：“后范长白公（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莫怀古，盖戒人勿怀古董也。”一语泄露天机，自言不讳地承认王世贞的报仇说类同《一捧雪》传奇。《一捧雪》为明末清初戏剧家李玉（1591？——1671？）的“一笠庵四种曲”中的传奇作品，是清代义仆戏的奠基之作。剧情叙严世蕃向前宰相儿子莫怀古索取传家之宝“一捧雪”玉杯，莫怀古惧权势不敢违命，但又不忍舍“一捧雪”，只好以假玉杯进献给严世蕃。有一次莫怀古与裱褙汤勤痛饮，醉中泄露所献玉杯是贗物，并把“一捧雪”拿给汤勤看。汤勤为人奸险，密告世蕃，以致莫怀古四处逃生，其义仆莫诚代主被斩，其妾雪艳避难于戚继光军营中。汤勤密告莫诚首级非莫怀古，朝廷要捉拿戚继光与雪艳问罪。汤勤无耻向雪艳求婚，雪艳假意依允，但条件是汤勤必须向朝廷承认他以前的证词是假的。汤勤贪图雪艳美色，于是翻供，使戚继光幸免于难。于是雪艳刺死汤勤，自刎身亡。顾公燮将“一捧雪”玉杯易为《清明上河